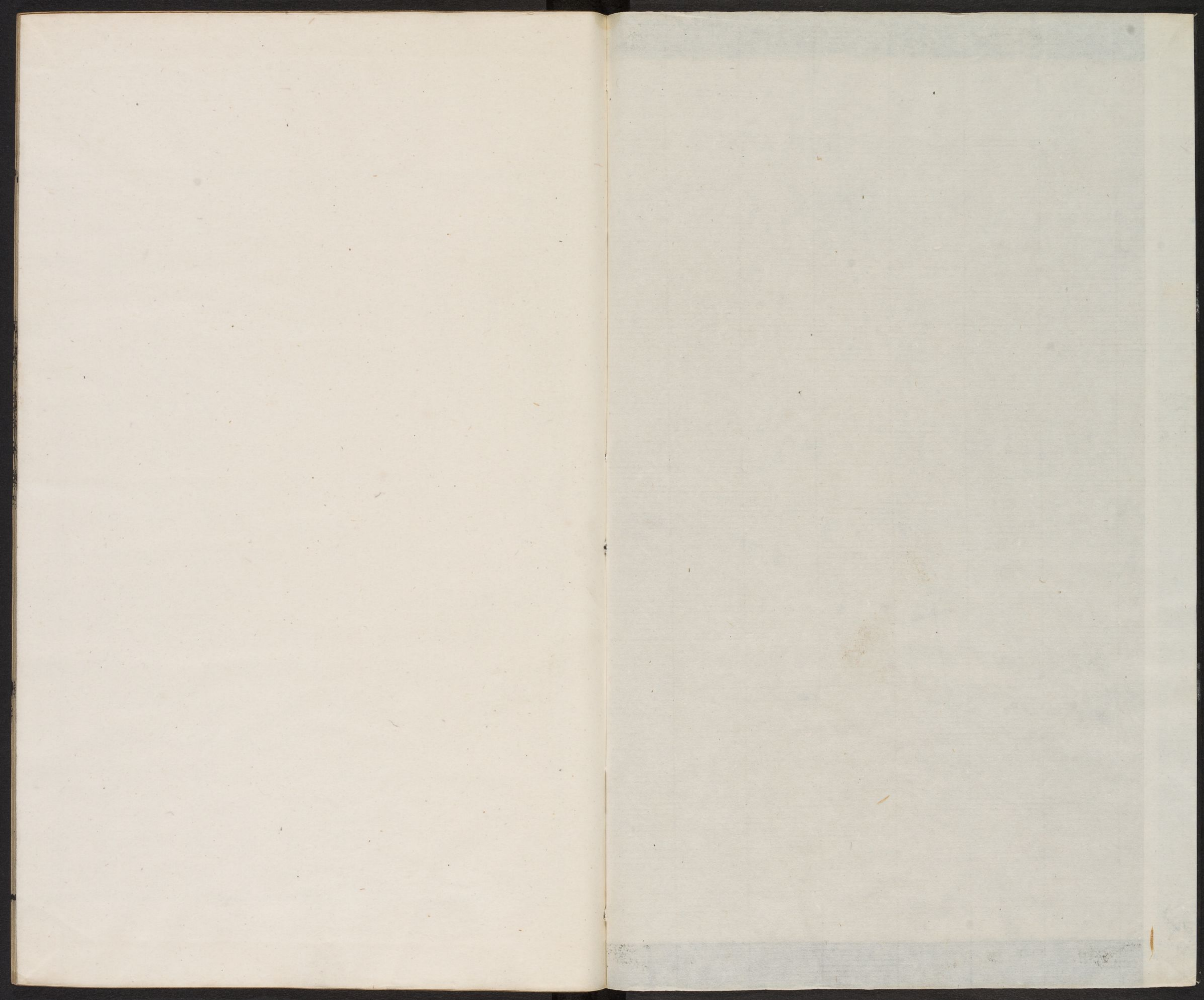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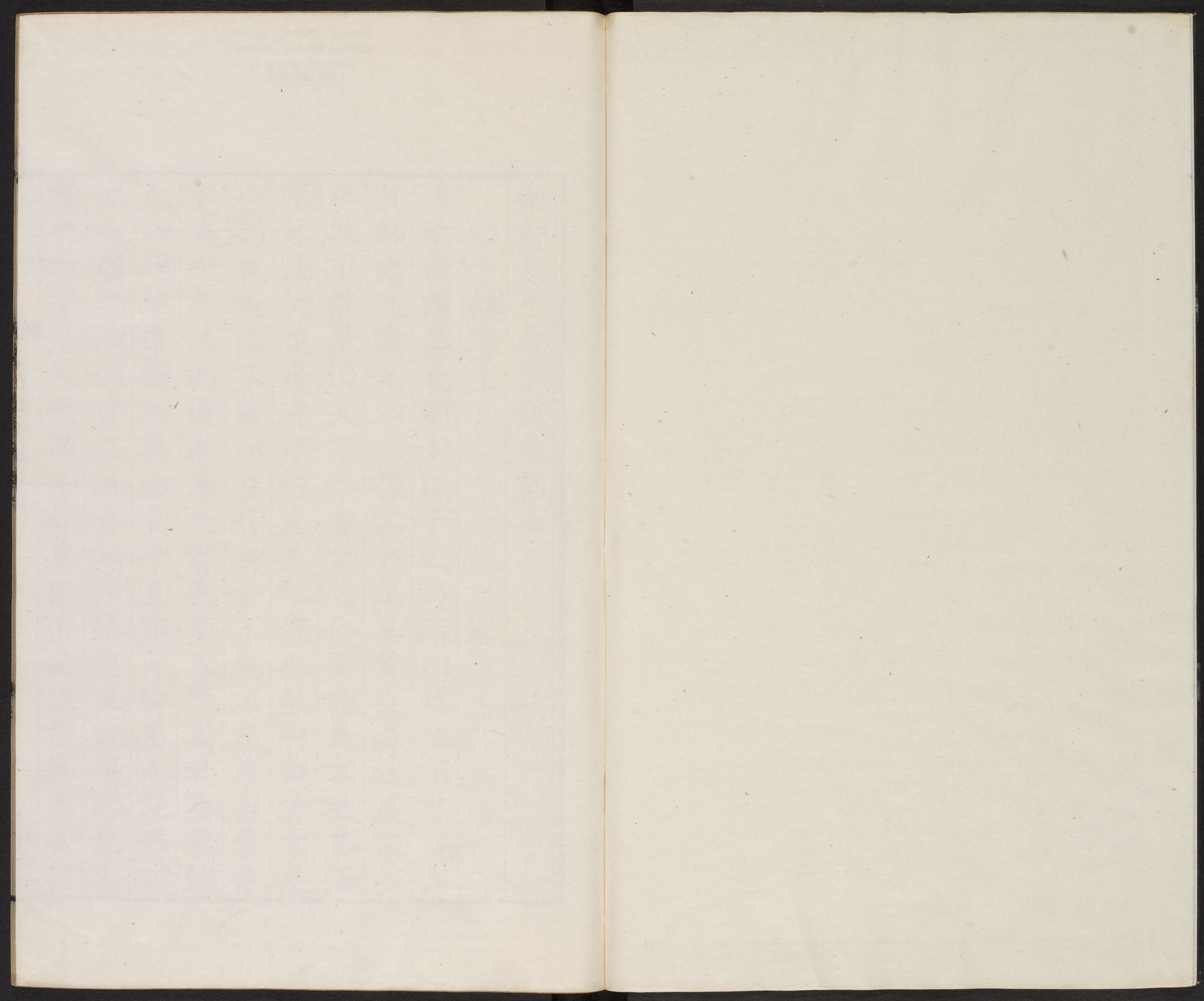


T 110/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1/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四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負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
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58

四百廿
古車三二一訪卷四
張志
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
方蹶也動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
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離婁固明矣公輸子固巧矣而不能捨規矩以成
方貞也師曠固聰矣而不能捨六律以為五音也

堯舜之道固大矣而其平治天下必以仁政惟夫
能用規矩與六律是所以為明為聰也惟夫行仁
政是所以為堯舜之道也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
先王之道者蓋雖有是心不能推而達之故民不
得被其澤不足以垂法於後也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謂不忍人之政者即其仁
心所推盡其用於事事物物之間者也徒善不足
以為政謂有是心而不取法於先王則終不足以
為政也為徒善而已徒法不能以自行謂王政雖
存苟非其人則不能以自行也為徒法而已蓋仁
心之存乃王政之本而王政之行即是心之用也

詩所記率由舊章者欲其遵先王之法也夫規矩準繩六律聖人竭耳目之力而制之者故後世之爲方負曲直與夫正五聲者皆莫得而違焉至於不忍人之政是乃聖人竭心思之所爲而仁覆天下者然則後之爲治者其可舍是而不遵乎不曰爲之而曰繼之者蓋竭其心思而其理繼之乃天之所爲而非聖人強爲之也其於規矩準繩六律亦然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者爲政者若不因先王之道而出於私意其得謂之智乎仁者宜在高位爲其能以是心行先王之政也不仁而在高位則以其忍心行其虐政是其在高位也適

所以播其惡於衆耳上無道揆者不以先王之道揆事也下無法守者不循法度之守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矣朝不信道則工亦不信度矣君子而犯義則小人犯刑矣若是則紀綱法度俱亡國幾何而不隨之乎此皆言不仁之在高位其害必至於此也自後世功利之說觀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宜其甚可懼而上無禮下無學疑若求急然而孟子之言乃反以彼爲非國之蓄害而以此爲不可一日安何哉蓋三綱五常人之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爲國者也上無禮則失是理矣下無學則不學乎此矣上失

其禮下廢其學則三綱五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所恃以立乎民將何所恃以生乎雖有高城深池誰與守之雖有堅甲利兵誰與用之雖有良田積粟焉得而食之然而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覲其可行也上既無禮而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賊民者言賊夫仁義者也詩所謂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上帝方震動爾無泄泄然也孟子釋泄泄以為沓沓而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事君無義則是懷利以事其君也進退無禮則是苟得而不顧也言非先王之道則是不稽

古者而汨於功利也如是則沓沓然潰亂而已矣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以先王事業望其君不敢以君為難於此而有望焉可不謂恭乎陳善閉邪謂之敬開陳善道以窒其邪慝之原誠心如此可不謂敬乎若不務責難陳善而逆謂其君之不能是賊其君者也然而責難陳善非在己者先盡其道而能之乎至而獨以望於君難矣故此章之意欲在己有未至而獨以望於君難矣故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
 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
 治民治民賊其民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規矩盡天下之方負故為方負之至聖人盡人倫
 之道故為人倫之至至者以其全盡而無以加焉
 耳堯之為君盡君道者舜之為臣盡臣道者也
 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舍堯舜其將

安所法哉以堯舜為不可及者是自誣其性者也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則為不敬其君蓋不以
 厥后為可聖是誣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
 治民則為賊其民蓋不以斯民為有常性是暴其
 民者也於是引夫子仁與不仁之論以斷之夫仁
 與不仁此為二途顧所由何如耳不仁亦謂之道
 者謂不仁之道也如堯舜之為是由夫仁之道者
 也若幽厲之為是由夫不仁之道者也不仁之弊
 將至於身危國削又其極則至於身弑國亡其惡
 名雖孝子慈孫莫之能改也嗟乎人君志於仁則
 堯舜可幾去仁則循入於幽厲其可不審擇其所

由哉此有國家者所宜深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三代之得失蔽之以仁與不仁可謂深切著明也豈獨有天下者為然諸侯之有國者其廢興存亡莫不由乎此既言天子諸侯之不可以不仁矣又言卿大夫不仁則不能保宗廟士庶人不仁則不能保四體蓋仁者人之道人道既廢則雖有四體其能保諸是不仁者乃趨死亡之道也人莫不惡

死亡而樂於為不仁與惡醉而強飲酒者無以異也雖然此特未能真知不仁之可以死亡耳使其真知不仁之可以死亡則如蹈水火之不敢為矣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之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為國者以反求諸己為至要愛人而人不親是吾仁有所未至也治人而人不治是吾知有所未明也禮人而人不答是吾敬有所未篤也行有不得不責諸人而反求諸己豈不至要乎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天地之間惟感與應而已在己者無不正

則在彼者無不順矣反其仁者非姑息以求比也
 敦吾愛而已反其智者非鑿智以務術也明其理
 而已反其敬者非卑巽以苟合也盡諸已而已蓋
 仁則人自親愛則同也智則人斯治理無蔽也敬
 則人斯答志交孚也反躬則天理明不能反躬則
 人欲肆可不念哉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其序固
 如此未有身不修而可以齊家家不齊而可以為
 國為天下者蓋無其本故也然則其可不以修身

為先乎攷之大學修身則又有道焉故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修身之道人主所以貴
 於典學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及郡呂博士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
 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親戚十國之事具

矣嚴而不厲寬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
 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國治天下也何有斯說
 為得之矣此亦與前章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同意雖然欲不得罪於巨室則修身其本也一家慕之則一國慕之慕之云者言樂從之也舉斯心加於彼則德教洋溢於四海之內矣其曰為政不難者蓋事在易而求之難之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天下有道則道義明而功利之說息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各循其理而由其分此所謂治也若夫無道之世則功利勝而道義微徒以勢力相雄長而已此所由亂也雖然強弱小大之不可侔亦豈得而強哉是亦天也若不自安其小與弱而欲起而與之角則亡之道矣此齊景公之所以涕出而女於吳有不得已也所謂小國師大國者其所為相視效而無以相遠故也其所為則同而強

弱小大則不同然則奈何而恥受其命乎雖然強弱小大之不侔此命也而有性焉反而勉之於吾身得其道則其勢力有不足畏者矣故曰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夫師大國則為其勢力所役師文王則道義所在孰得而踰之為國者其亦審其所師也哉所謂師文王者好仁是也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言其遠不過乎此蓋理之必然者也夫以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殷之士而裸將于京則天命何常哉惟有德是歸耳曰仁不可為眾也言仁則眾無以為也此之謂天下無敵戰國之君皆有恥受命而求無敵之心然究其所為則未

嘗志於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為國者可不鑒於斯耶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不仁之人賊其惻隱之端故肆行而莫之顧於可危之事則安之於致菑之道則利之於所以亡者

則反樂焉是其性豈有異於人以其陷溺至此耳使夫不仁而猶可與言則豈不惡夫危與蓄而懼夫亡哉惟其不可與言故卒至於亡國敗家之禍而後已也試攷自幽厲以來千餘載間亡國之君凡其所為彼豈以為可以至於亂亡哉類皆欣慕而為之雖有忠言亦莫之顧也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而不可與言者豈不信哉惟漢武帝驕淫奢欲殘民以逞視秦政覆轍而遵之蓋亦樂夫亡者而晚歲因車千秋之言有動於中下輪臺哀痛之詔亟改前日之為是以克保社稷則夫所謂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又

豈不信哉夫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濯纓與足雖係於人而清濁則由於水也人之見侮於人與家之見毀國之見伐人徒曰人侮之也人毀之也人伐之也而不知所以侮所以毀所以伐者已實為之也苟無以召之則何由至哉孟子於自反之道言之不一而足非惟在當時乃撥亂反正之綱實萬世為治檢身者不易之理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

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既言得天下之道由乎得民而又言得民之道在於得民心又言得民心之道在於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可謂深切詳盡矣夫民有欲惡天下之情一也善為治者審其欲惡而已矣於其所欲則與之集聚於其所惡則不施焉則其心無不得

矣所謂聚其所欲者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捨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水之就下獸之走壙性則然也民之歸仁亦其性然也諸國之君方且競虐乎民而吾獨仁乎民則孰不願為吾之民則其為不仁者皆為吾之毆而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而後可艾不素蓄則病將終其身不志於仁則亦終身在憂辱之域而已詩所謂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不能勉於善終淪胥以亡而已雖然孟子所謂諸侯皆為之毆者非利乎他人之為已毆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者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

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毆者也隋為唐毆者也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莫己若也而不知其為人毆也豈不哀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伊川先生曰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蓋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不信者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以為不能而不為者也夫人均

有是性孰不可為善氣質雖偏亦可反也惟其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雖聖人有未如之何者故曰不可與言不可與為也於是推言仁義之素具於人者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斯言讀之甚平而理則甚深蓋所謂邇與易者為難盡也夫親親長長之心人之所同有也惟夫戕賊陷溺之深甚至於為爭陵犯之事則以失其

性故也使人人各親其親長其長保其良心以無失其常性則順德所生上下和睦而菑害不萌由是而積之禮樂可作四靈可致也雖然使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其本在於人君親其親長其長而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諸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在邇者乎天下之所以平者實係於此豈非事在易者乎詳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後世私意橫生智巧百出而其弊愈無窮此無他不知為其邇與易者而求之遠求之難耳舍邇而求遠棄易而求難則為非道故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說見於子思子中庸之書子思述孔子之意而孟子傳乎子思者也夫居下位而不獲乎上則言而有不見信行而有不得為雖欲治民其可得乎居下位而不獲乎上固不可也雖然欲以獲乎上則或至於失已而喪道有之矣獲於上有道焉有以信於友則有以獲於上矣蓋朋友敵己者有道

猶不見信於朋友而況上下之勢相遠絕也而可
 以信於君哉雖然朋友之見信初不在於聲音笑
 貌之間也蓋有道焉有以悅乎親則有以信於友
 矣人道莫先於事親於吾親而猶有所不順焉而
 況於他人乎雖然欲親之悅乎已豈徒温清之奉
 甘旨之養而已哉蓋有道焉反身而誠則有以順
 乎親矣蓋反身未誠則有妄之心間於其間烏能
 以感格其親之心志乎雖然誠其身又不可以迫
 切而強致也蓋有道焉在於明善而已善之所以
 為善者天理之實然者也不明夫此則動靜無所
 據依將何以誠其身乎故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理

得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施而不利矣然誠
 之道有誠者有思誠者誠者天之道言其實然之
 理天之所為也聖人則全此體身誠而善無不明
 也思誠者人之道則是以人之所為求合於天焉學
 者明善誠身之功是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言誠之至極天下之感無不通也又曰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言天下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蓋事物
 無巨細其所以動者皆誠之所存故也然則將以
 順親信友獲上治民非誠身而可得乎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人君得仁賢之心則天下之心歸之矣夫以紂在上而天下之賢有如伯夷太公者乃退避於海濱之不暇以紂之為虐不可邇故也文王在岐山之下而二老者乃不遠數千里欲往歸之以文王之行仁政而善養老故也二老所以歸文王之心是天所以眷顧之心也曰天下之父云者以其德為達尊天下之所從也其父歸之則其子又焉往而不

歸哉嗟乎有國者其不可使仁賢有遐心哉仁賢不樂從之遊則天下之心日解矣雖然何代而無賢才患在人主無以致之耳故張良歸漢而項氏以亡孔明在蜀而炎綱幾振此亦皆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係輕重固如此然則戰國之諸侯有能行文王之政則天下之賢才歸之而七年之內為政於天下又何疑乎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

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冉求之事論語蓋嘗載之與孟子所載互相發也論語則正其聚斂之名孟子則推明其無能改於其德之罪夫冉有之聚斂果若後世頭會箕斂以媚其上之為乎殆不然也以左氏春秋攷之哀公十一年季孫以田賦使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

正月用田賦用田賦者履畝而賦之也意者賦粟倍他日其謂是與然則此季孫之為也而遽以為求之罪若是之深乎蓋季氏為魯卿專制其上為日久矣一國之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君也求之為宰所當明君臣之義以正救之俾革其為以事公室則求之責也今既不能使之改於其德而季氏廢法以厚取求又從而順從莫之能救則求之罪深矣故論語正其聚斂之名而孟子又推明其無能改於其德之罪然後聖人鳴鼓而攻之之意昭然矣孟子謂以求之事言之則夫不務勉其君以仁政而求以富之者其罪皆豈能逃聖人之

責乎而況於與其君強為戰鬪之事爭地爭城殺人而莫之卹者抑又甚焉矣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言以土地之故而殘民之生罪無加於此也故以善戰者為當服上刑而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皆以次論罪焉自當時論之孰不以能為其君克敵為大功而孟子之言如此蓋正義明道所以遏其利欲之橫流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觀人之法初見其人欲知其曾中所趨之邪正

當以是觀之也曾中之所存著見於眸子誠之不可掩也然則人之欲自蔽者其果何益哉聽其言而觀其眸子蓋人之於言猶可以偽為至於眸子之瞭與眊則不可為也聽其言而又參之以其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與夫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有異蓋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設也而孟子之言則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參是二者觀人之法殆無餘蘊矣若夫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攷察者矣學者讀此章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也放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

中而昭昭然不可掩者矣其可不懼乎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此推明恭儉之本也所謂不侮人不奪人者非特
 為見於行事然也蓋中心泊然侮奪之意無纖毫
 之萌也此非毋我而忘欲者不能人惟有我而多
 欲也故侮奪人之意不期而自萌凡有所慢易有
 所驕忽皆侮也有所歆羨有所求得皆奪也而況
 於居人上而得肆者其侮奪之機日森然於胷中
 顧乃卑巽以為恭吝嗇以為儉其能有感乎故曰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謂惟恐不

順者惟恐不得順遂其侮奪之為也如此而外為
 恭儉其誰信之故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言當本諸其誠心也嗟乎使戰國之君知此義而
 反身以求之則乖爭陵犯之風庶乎其可息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
 欲手援天下乎
 所謂權者事有萬變稱其輕重而處之不失其正
 之謂也今夫衡之有權其得名以權者以夫輕重

雖不同而無不得其平故也自陋儒反經合道之
 論起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蓋既曰反夫經矣而道
 惡乎合哉此論一行而後世竊權之名以自利甚
 至於君臣父子之大倫蕩棄而不顧曰吾用權也
 不亦悲夫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非夫理明義精
 卓然能立者未易當變而盡夫與權之宜也故夫
 學者務正經而已經正而不失則將知夫權之所
 存矣淳于髡之問意以為禮之經常不可執守於
 急難之際也孟子答之以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
 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斯兩言也而經權之義蓋可

見矣蓋不授受固禮之經然嫂溺則遭其變後之
 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故先之曰嫂溺
 不援是豺狼也則可以見其道之在夫援也若其
 不援則失道而陷夫禽獸之域然則其權也豈非
 所以為不失其經也歟髡未識此意因是而言孟
 子在今日亦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為急也孟
 子謂天下之溺不可以力援也當援之以道耳若
 道先枉矣則將何以援之乎是猶援嫂之溺有賴
 夫手而先廢其手也然則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
 者是乃援溺之本豈非天下之大經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所謂教者亦教之以善而已矣善也者根於天性
 者也然則父子之有親豈非教之之本乎今也欲
 教之以善而反使至於父子之間或繼以怒則非惟無
 益乃有傷也何者告之而從則其可也不幸而有
 不能從則將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嘗出於
 正為人子而萌是心則不亦反傷其天性乎是以
 君子之不教子雖曰不責善也然而養其父子之

天性使之親愛之心存焉是乃教之之本也不然
 責善之不得而天性之或傷尚何教之有責善云
 者謂指其過惡而責之以善道也在師則當然為
 人父者易子而教之蓋以責善之義望於師也養
 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
 行也雖然在為人父者言之則當修身以率其子
 弟身修則將有不言而感不令而從者矣在為人
 子者言之則當敬恭以承命致其親愛勞而不匱
 也又豈可因責善而起離心以自賊夫天性也哉
 然則父子兄弟之道得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如所謂事君事天皆所謂事也如所謂守家守國皆所謂守也曰事親為大守身為大者非謂此大而彼小也以是為大謂所當先者也故又曰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道莫不有本焉務其本

則為善學者矣蓋道以親親為大而莫先於事親有以事親則其所推皆是心也然則烏往而不得其所事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有以守身則其所施皆是理也然則烏往而不得其所守雖然守身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則將何以事親哉故曰不夫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反復言之又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此中庸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之意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子之法夫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則曰有蓋行乎其親志意之中者也視夫將徹不請

所與問有餘而曰亡者意味不亦短矣乎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伊川先生論周公之事以為周公之事人臣所當為如孟子所謂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有是身者親也凡身之所得為者有不盡則於事親為有未足必若曾子之盡其道而後成人子也此義精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章孟子因當時之事而推言其本也所用之人才有不足責也所行之政有不足非也惟大人則

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格而天下治矣蓋其本在此故耳夫心本無非動於利欲所以非也君之心方且在於利欲之中滋長蔽塞則是非邪正莫知所適而萬事之統隳矣故當以格其心非為先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磨焉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流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將有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

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而又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蓋仁義所以正也嗟乎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斯言真萬世不可易者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妄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以致毀是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得於非義而求全之毀猶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

陳仲子欲潔一身而顯處母兄於不義其為不義均矣而時人反譽以為廉匡章責父以善而不相遇是愛親之過者而時人反毀以不孝夫二子之行皆不合義而一毀一譽以亂其真故仲子得譽孟子以不義闢之匡章遭毀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毀譽豈可盡信哉此說盡之矣然而在君子之檢身論之則正已而已不以毀譽亂吾之心而易吾之操也斯則善矣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修身者以謹言行為要易其言者是未嘗用力者

也則其不能顧行可知若是者責之難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學莫病於自足蓋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修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已之意也人師乎已從而以已之善善之其荅問論辯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數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其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己此其所以可懼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孟子於樂正子從子敖之齊之事蓋兩責之而甚嚴也者良有以也夫子敖齊之嬖卿右師王驩也以樂正子之賢非有趨附其人之意也然其從之也於義亦有害矣故於其初見也則曰子亦來見我乎蓋樂正子既館於子敖則亦未免制於子敖故必待舍館定而得見其師孟子責其不亟見使之自反其從子敖之非也故以謂子非不聞見長者之義不待夫舍館之定也然則必待舍館定而

求見者樂正子亦可以知過之所由矣。鋪啜之論同此意也。謂其從子敖也。既無其義，則是徒鋪啜於子敖而已。豈不與古道之意異乎？觀此章則知君子之處己，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以不謹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或問於伊川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曰：舜三十徵庸，此時未娶。若遂專娶，常人不為。況舜乎？蓋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也。孟子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此因為無後而言也。又曰：堯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之告也。以君詔之而已。無後之所以為不孝者，蓋為絕夫嗣其先之道故也。是以君子懼焉。舜不告而娶者，舜不敢以謀於瞽瞍，而堯以君命詔之，瞽瞍不得違焉。故謂之不告而娶，而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具於人之性，而其實則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蓋仁故能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之所施莫宜於從兄也。擴而充之，仁義蓋不可勝用而實

通志堂

事親從兄之心也故智者知此而弗去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豈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蓋曰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有其理則有其節有其質則有其文凡三千三百皆所以節文乎此者也有以節文則內外進矣至於樂則非自得之深涵養之熟者無此味也樂則生矣生者心之道蓋其中心油然而不自知其然也生則惡可已言其自不可已不可已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莫非是矣至此則仁義之心晬然於內而周流乎事事物物之間矣蓋仁義之道人所固有然必貴於知之而弗

失知之而弗失則有以擴充而禮樂之用興焉而其實特在事親從兄之間而已孟子之時邪說誣民仁義充塞學者莫適其指歸故孟子撫仁義之實而告之使於此充之則不差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而在聖人所性不存焉所性不存則謂視之猶草芥不為過也古之人惟舜為

然舜視天下之歸猶草芥而於所以順乎親則惟恐不及焉此聖人之所爲能盡其性者也不得乎親則何以名爲人哉又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不有以順乎親則豈能得乎親不可以爲子則又烏可以爲人哉然順親實難必也起居食息視聽語默以至於無聲無形之際無一毫拂其性而後可以言順夫親也斯須之不存毫髮之未安則不得爲順矣舜蓋盡乎此者故曰舜盡事親之道夫事親之道人人具於其性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乎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也夫道

一而已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之道無不得焉感一而已瞽瞍底豫而天下之化無不孚焉旣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蓋不得乎親爲人子者惟當求之已而已舜盡其道而瞽瞍底豫然後父子之大經正此所謂定也舜爲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爲人父子者定哉萬世之爲人父子之道亦莫不定矣嗟乎爲人子者苟以大舜爲不可跂及而不取法焉是自誣其天性者也欲取法於舜如何其亦曰反誠其身而已矣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獨舉舜與文王言之者蓋舜與文王其地相去為最遠而世之相去為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行乎天下是所謂得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所值之時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者蓋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者其何以見之邪蓋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為則萬殊矣聖人者純

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云為措注莫非天之所為而有二乎哉故舜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也而文王之事紂是舜所以事堯者也文王之憂勤是舜無為而治者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何者舜與文王皆天也使其間有一毫不相似則不曰若符節之契矣然舜與文王之所以為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孔子生知之聖也故未有盛焉聖雖生知而亦必學以成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緝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學也即其生知之聖而學以成之此其所以為天之無疆也學者讀此章當深究其所以

一者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夏之徒杠成十二月夏之與

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

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子產輟乘輿以濟冬涉者孟子何貶焉蓋小惠妨

大德聖賢之所惡也以人之病涉也則修其政而

已歲十一月而成徒杠十二月而成輿梁是乃政

也所謂廣大平正公義之所存過是則私意矣顧

乃區區然以己之輿濟之是特內交要譽惡其聲

之為耳故雖可謂之惠而未知為政之道也君子

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夫君子之政天下之公理也

行法於此使人由之而已苟私意一生於其間則

失其所以為平矣故夫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

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

皆有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

經制此豈先王強為哉因事而制法而其法皆循

乎天理所謂平其政也先王平其政而天下之人

無不被其澤舉家愛戴之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

亦不足公義私意之相去蓋如此善乎諸葛孔明

之治蜀也立經陳紀纖悉備具而不為姑息之計

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為得聖賢之意矣

子產在春秋之際蓋名卿也傳稱其為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其於輿梁之事非不知也以乘輿濟獨欲示其為惠之篤耳而不知反害於道也為政者可不知此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事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此孟子告齊宣王之言也嗟乎君臣之際其猶天地乎天道下濟故地道得以上行而化功成焉君不恃其尊逮下以禮則人臣得以樂盡其心此三代令王所以致治而享國長久也戰國之際此義亡矣君亢於上臣下之勢邈不相接其相遇不翅若僕隸役使然豈復有交泰之理哉孔子蓋嘗荅魯定公之問以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所以告齊宣王者亦是意耳孟子之意以為人君患人臣之不忠在人君之分當反諸已不當以

責人臣也吾視之如手足則彼將以我為腹心矣
 吾視之如犬馬則彼將視我如國人矣吾視之如
 草芥則彼將視我如寇讎矣蓋感應施報之理則
 然不責其應與報者而反求諸己表立而影自從
 此知道之君所以涵養一世臣民之心而有餘裕
 也齊宣王所以望其臣者深而莫知自省故孟子
 告之如此其切至也宣王聞斯言也而問舊君之
 服以為禮有舊君之服則人臣雖被譴逐於君而
 所以事君者不可不盡是亦未知自反而徒以責
 夫臣下也故孟子又從而告之謂諫行言聽膏澤
 得下於民不得已而去則為之君者使人導之又

先於其所往以安之及其不反也至於三年矣而
 後收其田里所以全始終之義在我者可謂曲盡
 矣則是人也雖不得已而去宗國而於君所以待
 遇之之意其忍忽忘之乎君臣之恩未嘗絕而其
 情有不能自已故為之服也今也在國則無以施
 其蘊去國則待之如寇讎既欲搏執之又極其所
 往使之無以自容去之日即收其田里以絕其歸
 路是則豈復有君臣之恩意乎則其服何由制也
 此所以警夫宣王者深矣而司馬氏疑此章以為
 非所以勸為人臣子者不知聖賢之言各有攸當
 故曰此孟子告齊宣王之言也此非獨齊宣王所

當聞為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可以不自盡乎是當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雖然孟子此章之意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語蓋盡之矣聖賢之言之分於此亦可見故伊川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見之矣學者當更以是思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此非獨使爲士大夫者知此義見幾而作以不陷於戮辱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而懷去與徙之心則國之危亡可立待矣在詩衛之北風在上者並爲威虐而莫之恤百姓疾之莫不相攜持而去故其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相勉以去也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曰車則非特賤者去之貴者亦去之矣於是而衛有戎狄之禍可不畏哉雖然大夫士貴於見幾則比干非邪彼見紂視殺其羣臣如刈草菅也而獨不去邪蓋天下之理各有其分處其分

而得其理非仁者不能也此所謂大夫士謂非其宗親又非其世臣又非其任國事者故得以從容於去就之際若夫比干以親則王子也以位則少師也視君之暴虐而忍不之救邪比干固與國同其存亡者也比干之諫非直為一諫而死也想其平日彌縫宗社救正君失無所不用其至而誠盡力竭卒以諫死也故孔子稱其仁愚懼後世為人臣者不識聖賢之意而假託可去可徙之義以為苟免自利之計故併著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說見前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過其則則為非禮義矣故程子之說曰恭本為禮過於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也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己意加之則失其典常是則私情之細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天下之為禮義者鮮不陷於此矣此無他以其不知天故爾雖然孔門高弟間亦有未能免者有姊之喪過時而弗除曰予

弗忍也以是為禮而不知過夫先王之制矣為宰而與之粟則辭而不受以是為義而不知失夫當受之宜矣此皆賢者之過毫釐之間一有差焉而未免流於私情而蔽乎公理凡非公理者皆私情也甚矣中庸之難擇也夫惟大人者已私克盡天理純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有所不萌於胃中矣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所謂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也惟有德者為能涵養其性情而無過與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

其倚於一偏而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天資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皆謂之才而其資稟之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見其有不中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養之也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所以養其子弟之道當若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而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曰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乎哉如其有萌焉則養道益可施矣至

於丹朱與象之類則是其不移之質有未如之何者然堯舜所以養之之意則無窮也知其囂訟而不授以天位是乃所以養之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封之有庠而不及以政使之源源而來非養之乎噫父兄待子弟之道莫善於養之也養非恬然坐視之謂也恬然坐視是棄之也如其棄之則何所貴於賢父兄哉然則賢不肖之相去亦不遠矣故父兄待子弟之道雖不在於嚴威以傷恩而亦不可坐視以長惡惟當深思所謂養之者而已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事有不可為者有當為者人能擇其所不可為而

不為則其於所當為者斯能為之矣何者其用心必專而其所為必果也苟惟泛然而無所擇於其所不可為者而為之是為無所不為則於其所當為者斯無力矣又況無所不為則將顛沛隨之烏能有為邪故必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蓋其有所不為者是乃其可以有為者也此亦觀人之方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章謂言人之不善者當念夫後患而言不可易也所謂後患者未論悔吝之何如若專言悔吝是止以利害論而未足以盡孟子之本意蓋君子於

人之善則樂與之人之不善則矜惜之此其忠恕之心所以為入之道者也故孔子稱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而但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更不言毀也世有好言人之不善者此意一萌即有害於良心其損德亦已甚矣此後患之可畏者也若所謂悔吝則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嘗發已甚之論矣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之事以為之準此所謂不為已甚也雖然善觀聖人者於一事之細亦可以味其無窮之旨不善觀聖人

者則知其為一事而已故孟子所謂不為已甚可謂善言聖人者也夫子之不為已甚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者夫子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也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皆天之所為也以致於動容周旋應酬語默之際毫釐眇忽何莫非天則之在乎非聖人循天之則聖人固天也惟其天也是以無不中節也然則不為已甚者固聖人天則之所在也學者可不深潛而玩味之與後世之士不知理義之所在詘己以喪道徇情以長惡而曰吾不為已甚也彼徒以聖人荅陽貨見南子為不為已甚而獨

不思夫衛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之饋則不稅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田恒之弑君雖從大夫之後亦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乎聖賢之權度而徒竊語之疑似者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固欲其信也行固欲其果也今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大人者言有時而不信乎行有時而不果乎非然也蓋言行固欲信果然有必之之意則非也必乃私也故言必欲信而不知義將至於守其所不可復者私意相與而非所謂信也行必欲

果而不知義將至於為其所不可推者直情徑行而非所謂果也故君子不必夫果與信而獨精吾義焉耳事事物物皆有義存焉而著於吾心苟能體是心而充之則義可得而精也義精則有所不言言莫非義也而無不信之言矣有所不行行莫非義也而無不果之行矣何者義得則信果在其中必於信果而不知義則無以揆言之發而尚何信果之云乎雖然言必信行必果亦異乎小人之無忌憚者矣蓋亦志乎善道特所見者小耳故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孔子告之至於三則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蓋言其所見者小也知孔子之所謂硜硜然小人哉則知孟子之所謂惟義所在之爲大人者矣若夫世之無忌憚者不信其言不果其行而曰惟吾義之所在此則自棄絕於君子之歸者而尚何尤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無聲色臭味之誘無知巧作爲之私其喜怒哀懼皆由於己者也惟其物至而知之自幼寢長則流於情動於欲狃於習亂於氣千緒萬端紛擾經營而其赤子之心日以斲喪一失而不能反者衆矣學也者所以求反之也大人者能反之

者也蓋人欲消而天理存聲色臭味不能移也知巧作爲不復萌也此則渾然赤子之心以其本有是心今非能有加纔不失之耳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由是而動無非天理之所存矣此所謂自明而誠者也若夫上智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不喪失即此體而盡之天下之理無不得焉所謂自誠而明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事親者人心之至親切者也而送死者又事親之最篤至者也是以爲節之大以其節之大是以爲事之大也故於送死之際可以觀人

子之自盡焉者蓋吾親已矣不可得而復見矣其所以自盡者惟吾求所以慊於其心非有所勉而為者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節焉然而人之常情或能養於生而送死之際往往有所怠且忽夫其所以怠且忽者以夫親既沒而愛敬亦或隨而衰也是人也其良心亦不之篤矣若夫愛敬之深者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心則一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所謂天理者寧有二哉謂養生未足以當大事以對夫送死而言猶為可以勉也孟子斯言蓋以俗薄道微欲人勉所以篤於其終者曾子亦嘗

言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於親喪可以見其所以自致者是亦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學貴乎自得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能與非聰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者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篤至而後能有得不然則為臆度而已非自得也臆度者猶在此而想彼自得則此便是彼更無二

也蓋所得未真實則其中心必有臬然不安者自得則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得而易故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乎此而所進日深矣資者憑藉據依之謂蓋居之既安則自得之味愈無窮也故曰資之深資之深則萬理素定於此事至物來隨而應之周流運用無非大端之所存故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示人至矣夫未之有得則何所居無所居則又何所資而取哉故自得其本也然欲其自得則有道矣非深造之以道不可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天下之理常存乎至約而約為難言也為難識也雖然求約有道其惟博學而詳說歟博非雜也詳非泛也稽之前古攷之當今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極天下之理講論問辨而不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義精而所謂約者可得於言意之表矣故君子之博學而詳說是將以反之於已而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而已矣故約者道之所存也守不約則本不立言不約則義不明而約不可徒得也非功深力到則末由至也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者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

夸多耳非所謂學也昔者子貢蓋博且詳而以求約者及其一朝有感而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反約矣孟子此章蓋欲學者知夫求約之道在乎博學而詳說之也又將使學者知夫博學詳說所以求約而不至失於雜與泛之病也然而其言曰詳說之又曰反說約必有以說為言者蓋說也者所以體當吾進德居業之實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者於政事之間勉而為善而欲以服人夫為善而欲以服人則是有為而然於善之體固有害矣而果何以服人乎比之以善養人者非惟不同其意味蓋有霄壤之殊矣善者天下之公也先王脩己以敬而天下之人舉在吾化育之中其發見於事業者如雷風之被物物蒙其養而無不應者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心悅誠服有不期然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可以王矣若五伯之所為其間善者不過以善服人而已齊威公會首止而定王太子之位晉文公盟踐土率諸侯而朝王

是皆欲以善服人者也當時服之者亦豈為悅服哉其不服者固多矣比之三王深長久大涵養人心之事豈不有間乎故夫所謂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之異學者要當深味見其所以為霄壤之殊則王伯之分了然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張橫渠曰言而不祥莫大於蔽賢蓋此章文義謂言無使實不祥其不祥之實蔽賢為甚也蓋所謂福者不順之名也而所謂不祥者逆理而反常者也理得於己中正和平無一不順也惟夫逆其常理則措之於身而不安以至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皆由此也故謂之不祥凡詩書所稱禍福蓋如此言而不祥何以知蔽賢之為甚蓋人實有是善而吾蔽之是反其常理之甚也原人所以蔽賢蓋出於媚忌伎疾之私方其欲蔽人之賢也私意橫起其不祥之氣固已充溢乎中而發越乎四體矣況乎天之生賢以為人也蔽賢而使民不得被其澤則其為不祥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故秦誓謂如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其所謂休休然者固百祥之所舍也嗟乎聖賢之論禍福蓋如此彼後世不知道者謂蔽賢者必無後達賢者必有後此以區區淺見測度天理又

豈知所謂祥與不祥者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仲尼之所以取夫水者歎其有本而無窮也夫其所以混混然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以至於放乎四海此何自而然哉以其有本故耳若夫溝澮之水雨集則盈其涸也亦旋踵而至此其無本故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務本乎故聲聞過其情實君子以為恥者以其無本故也然則其在人也本安

在乎仁是也仁人心也人皆有是心放而不知求則其本不立矣本不立則其知也聞見之所知而已其為也智力之所為而已豈不有限而易竭乎惟君子為能體是心而存之存而擴之本立而道生故其所進有常而日新其事業深遠而無盡也有本無本之異蓋如此夫自可欲之善而進焉以至於極聖神之妙皆由夫有本而然其所以為聖神者乃其可欲之善擴充變化者然耳亦猶水也至於放乎四海亦其原泉混混者之所積耳本乎本乎學者其可不務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人與萬物同乎天其體一也稟氣賦形則有分焉
 至若禽獸亦為有情之類然而隔於形氣而不能
 推也人則能推矣其所以能推者乃人之道而異
 乎物者也故曰幾希言其分之不遠也人雖有是
 心而必貴於能存能存而後人道立不然放而不
 知求則與庶物亦奚以異哉故庶民之所以為庶
 民者以其去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則以其能
 存之耳曰去之者為其去而不反也曰存之者為
 其存而不舍也去而不返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存
 之之極雖聖亦可幾也去與存其幾本於毫釐之

間可不謹哉於是舉舜之事以明之舜蓋其極致
 者也明於庶物者盡己之性而盡物之性也察於
 人倫者人倫之際處之無不盡其道也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為二物也由仁義行則如
 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者可謂
 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皆為未
 盡也嗟乎人皆可以為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惡言酒而好善言所欲不存而心純乎義理也執中立賢無方心無所偏係而用賢無方所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憂民之憂望天下有道而未之得其心惟欲紂之庶幾乎悟也不泄邇不忘遠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正大周徧之體也此四事皆舉其最盛者言之於是四者而窺四聖人之心則可見其運而不息化而不滯者也其天地之心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經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施之萬世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為無窮之事業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所謂不合

者思而未得者也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此章發明之可謂至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文定胡公曰案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

後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夫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者周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復仇之義棄宗國而處東洛以天王之尊而自儕於列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然日趨於夷狄禽獸之歸孔子懼而作春秋春秋之作其事之大者不過於齊桓晉文其文則因魯史之舊然其義則聖人有取乎此蓋一句一字之間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也方其未經聖筆則固魯國之史耳及乎聖人有取焉則情見乎辭乃史外傳心之典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耳或抑或張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嗟乎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程子曰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玩此辭義其涵浸醲郁之意可槩見也雖然小人亦有澤乎蓋所謂澤者隨其小大淺深

之所漸被小人對君子而小人者其在上為政亦未嘗不流澤也然謂之小人之澤則固與君子有間矣論澤止於五世者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已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亦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之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息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其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莫能奪夫然固當事幾之來有以處之而得其當也孟子於

宋謁兼金而受其於齊疑可受而不受蓋以其無處而謁之則為傷廉故耳孔子於公西華之使冉子為之請粟疑可與而不與蓋以周急不繼富而與之則傷惠故耳至於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陽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為傷勇故也然在賢者則於不可之間能擇而處之在聖人則動無非義更不言擇矣雖然取之為傷廉固也然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蓋所謂惠與勇者以其義之所在故耳若義所不在雖似惠似勇而反害於惠勇之實且於所不當然而然則於其所當然者廢矣豈不為有害乎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
 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

取友之道貴乎端雖然已必端人也而後能取友
 羿者有夏氏之篡臣逢蒙學射而為之服役一旦
 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也則從而殺之論者徒知逢
 蒙之殺其師為罪固也而不知羿之不能取友也
 故孟子以為羿亦有罪其罪雖愈於逢蒙然不得
 為無罪也雖然羿之不能取友以羿無以取友故
 也於是引子濯孺子之事以明之夫子濯孺子聞
 庾公之斯之名則信其必不我殺蓋以尹公之他
 而信之也則孺子之觀之他也審矣以之他之為

端人而知其取友之必端則孺子之為人抑可知矣則羿之為罪豈不明乎程子曰孟子取庾公之斯不肯師之意然人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然則果如何哉蓋亦曰審其重輕而已矣若是舉也兩國之存亡安危係焉則君臣之義重而其餘有所不得而顧矣若因用師而相遇則已獨避之可也若抽矢去金而發則於義也何居孟子方月取友之道於斯固有不暇論者矣雖然即逢蒙之事論之蒙若委質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舉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則雖嘗學射於羿亦何罪之有而蒙也受學於羿而獨以己之私意

忌羿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此戒人自棄而勉人自新也人固有質美而自恃者矣一放其心以陷於小人之歸者有焉人固有平日所為未善者矣一知悔艾以進於君子之域者有焉示之以西子蒙不潔之喻所以見質美者毋或自恃兢懼自持而不替也示之以惡人齋戒沐浴之喻所以使有過者思所自新沛然遷善之速也齊桓公一執陳轅濤塗而書之曰齊人蓋夷

狄之則以其不能自持故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歟秦
穆公一有悔過詢黃髮之言則著秦誓於書則以
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齋戒沐浴者歟學者玩
此章其亦可以深儆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
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
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
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下之言性言天下之性也故者本然之理非人
之所得而爲也有是理則有是事有是物夫其有

是理者性也順其理而不違則天下之性得矣故
曰故者以利爲本順則無往而不利也所惡於智
者爲其鑿也鑿者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
之故謂之鑿鑿則失其性失其性則不可推而行
無所利矣此所以惡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爲智
而非所謂智也若禹之行水則所謂智矣蓋就下
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爲禹能知而順
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
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
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者非無所事也謂由其
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天雖高日月星辰雖

遠而其故皆可得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況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為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性所當然而聖人特因以利之耳天命之謂性萬有根焉率性之謂道萬化行焉聖人者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雖然人皆有是性則其理未嘗不具也而人不能循其故者正以私意之為亂之耳克己則人為息而其所謂故者昭昭乎不可掩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右師王驩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孟子獨不與之言道固然也右師不悅而以為簡已者蓋孟子一時之所尊敬驩雖小人亦以孟子為重也故欲幸假其辭色以為己之榮是以望望於此而以其不我顧為簡也孟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為言何其正大而不迫歟蓋君子之動無非

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蹈於險艱而已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豈有他也亦曰禮而已矣禮之所在而何有於我哉或者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貴邇先生曰獨不勸以盡禮而勸以加禮乎禮盡處豈容加乎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聞宋璟之名而欲致之明皇敕使璟往至則北望再拜謝恩而稱疾以退璟亦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厮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乎若璟聞命而引義以陳則為盡善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反身端本君子之道也故務盡其在己者而已橫
 逆之來雖不為其所動而亦未嘗忽而不加察惟
 其理何如爾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言存主乎此
 也仁者愛人仁者必愛人也有禮者敬人有禮者
 必敬人也愛敬者人道之大端是心人孰無之故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是感必有
 是應其理然也而不幸有橫逆加焉則姑自反而
 已自反者求之於吾身端本之道也其自反則思
 吾必不仁歟必無禮歟不然則橫逆何以至吾前
 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是吾愛敬之本立矣而橫
 逆由是則又從而自反焉曰我必不忠盡已之謂

忠即盡夫仁與禮者也而橫逆由是如是則歸之
 理而已曰是人妄耳人而妄則何以異乎庶物哉
 此非疾而詆之之辭言其理然也所謂君子有終
 身之憂者憂不得如舜也其曰未免為鄉人者未
 有以異乎鄉之人也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
 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為難也為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言舜為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舜者豈但
 憂之而已哉求所以則而效之者惟恐不及也故
 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所謂一朝之患者橫逆
 之至乎前也吾非仁無為非禮無行而橫逆一朝
 至前則非所患也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

也若不務勉乎仁與禮而徒以橫逆為患則紛然
 置悔吝於胸中耳雖然自反之功深矣所謂自反
 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工夫為如
 何哉而今之學者未能進乎此一旦橫逆加之則
 曰吾仁矣吾有禮矣吾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之
 歸而不復致反身之道以予觀之是則自陷於妄
 而已耳不可不察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
 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
 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
 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是

以如其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
 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禹稷顏子之事疑不相似然而孔子皆賢之孟子
 又斷以為同道何哉蓋以禹稷顏子之心一故也
 心之所為一者天理之所存而無意必固我加乎
 其間當其可而已此之謂時中禹稷立乎唐虞平
 治之朝當天天下之任故以生民之未得其所為已
 憂其溺也猶己溺之其飢也猶己飢之在禹稷之
 時居禹稷之任固當然也顏子生於亂世魯國之
 匹夫耳任行道之責者有孔子在則顏子退居於

陋巷可也在顏子之時處顏子之地固當然耳譬
諸同室之鬪則當被髮纓冠而救之鄉人之鬪則
閉戶可也此禹稷顏子之事所以為不同然其為
當其可則一而已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雖
然在常情觀之顏子未見於施為而遽比之禹稷
不亦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果何所自乎德者
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
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
有哉惟其時而已矣然而孟子歷聘諸國皇皇然
以行道為任有異乎顏子之為德何哉方是時異
端並作人欲橫流世無孔子孟子烏得不以行道

自任予則曰顏子孟子易地則皆然若夫墨氏兼
愛則似乎禹稷之憂民者楊氏為我則似乎顏子
之在陋巷者惟其不知天理時中而妄意以守一
義蓋墨氏終身被髮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鬪而楊
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夫道豈不甚
哉則是人欲而已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
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
 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
 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
 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
 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
 眾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
 察其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致於怒而
 屏之以君子之法論之章特未知夫有隱而無犯

與夫號泣而從之之義耳夫其所謂有隱而無犯
 與夫號泣而從者其婉愉委曲為如何非致其深
 愛者不能也章之諫也無乃不能察其親之意而
 或過於辭色歟是以為責善而賊恩也夫至於責
 善而賊恩則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傷其父
 子之天性其所處固不為無過然謂之不孝則抑
 甚矣蓋章本心亦庶幾欲其父之為善耳而處之
 或過反以致其怒而章又以為既得罪於父則已
 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黜屏其妻子謂不
 若是則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
 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

心則又以得罪於父爲不遑安則章亦庶幾其可
進於善者而豈當棄絕於君子之門哉若章得罪
於父而不知懼則是以惡戾之氣行於其間而可
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也豈苟云乎哉夫齊國之
士皆以仲子爲廉通國皆稱匡章爲不孝而孟子
獨明其不然世俗之毀譽如無本之水非君子孰
能察之雖然孟子所論不孝五者蓋言世俗之所
謂不孝者世俗之所共知者也若夫君子之行身
則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一失
其所以行身之理則爲非孝矣孟子特以衆人稱
章子爲不孝而欲棄絕之故舉世俗之所謂不孝
者而辯其不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夫於其

所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而於其所不當預而預
 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故慷慨殺身者易而
 從容就義者難故常人為血氣所蔽是以莫能擇
 義而處惟君子燭理之明克己之力故於事事物
 物之間處之而從容也此曾子子思之所以同道
 歟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
 師道居則固非為臣役矣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
 無與其難蓋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為
 之臣則固為微矣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逃之
 可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
 乎義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有哉故曰曾子子思

易地則皆然以其天理時中一而已嗟乎知曾子
 子思之所處則知微子比干箕子之事矣易之為
 書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於其事當其時而各
 有處焉蓋莫非天理之素也非夫克己窮理者其
 孰能與於斯哉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也齊王謂孟子而果賢則必有異於人者故使儲子
 問之孟子之言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語雖至約而所包含至廣矣夫人者天地之心聖
 人之與衆人均也豈有二乎哉衆人有喜怒哀樂

聖人亦未嘗無也衆人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聖人亦不能違也然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果何在乎聖人率性而盡其道衆人則逆其道而失其性故耳然而衆人雖失其性而道固自若也聖人雖獨盡其道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未嘗不與人同也故曰堯舜與人同耳夫自常情觀聖賢之所為疑若甚高而不可企及曾不知聖賢之所為無非天下之常理猶飢之當食渴之欲飲然也惟夫已私蔽之而昧夫大同之體則差殊萬端視所謂常而不可易者反為甚高而難能者矣故不極高明則不足以道中庸是以君子

貴夫學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

意者孟子在齊適齊人有此事而歎息以爲與世
之求富貴利達者無以異也夫其施施然驕其妻
妾徒知以得爲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爲可賤也
一旦妻妾知其所爲而心賤之以爲不可望以終
身而其驕猶未已妻妾知其爲可賤而在己獨不
知賤之爲欲所蔽故也夫富貴利達豈有求哉若
有求之之意則苟可以求而遂其欲者枉道屈身
將無所不至矣而彼方且以此而驕人是與墮間
之乞者何以異乎其妻妾特未知其所以得之者
爲可羞耳使其知之則亦將爲之恥而相泣矣雖然

墮間之乞者不過辱其身而已求富貴利達而不
以其道則斯人也將至於敗于其家凶于其國一
身之無恥而貽害之大不獨妻妾之不足以仰望
於終身而已也而彼方以此自驕不亦悲夫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此神夫也孟子論卷第四
 其後是也曰曰而斯大以自無不亦然也
 其之無即而誤書之大不附是矣不又心喻
 以其蓋其神人也其至然類于其來凶于其因一
 雷開之也故不也其其良而四求富貴何事而不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五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
 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
 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
 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
 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
 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聖人盡性者也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帝舜之
 怨慕學者所當深思力體不可以易而論也公明
 高蓋或知此故孟子舉其語而因以發明之謂公
 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不若是惻然蓋孝子之

於親其愛敬之也深篤故其望之也切至不可磯
 為不孝而愈踈亦為不孝蓋親親之心於是為至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述舜之意云耳謂我知竭力耕田以共子職
 而已而父母不我愛於我豈有所未盡而致然歟
 不委之命而存於性反復思念求其道而未得至
 於號泣于旻天此舜之所以為怨慕也所謂於我
 何哉是當深味帝舜之心於言意之表也方是時
 堯使其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於畝
 畝之中而天下之士亦皆就之堯且將以天下讓
 焉宜舜之有得乎此也而以夫不順於父母之故

若窮人無所歸則舜之心果何如哉曰若窮人無所歸則見其皇皇然有求而不得也人悅之好色富貴衆人之所欲在聖人則所欲不存焉所欲不存於此而有至憂焉惟順於父母則可以解憂也蓋父母之意於我有所未順是吾所以順乎父母者未至也此舜之所憂也人莫不有所慕舜亦有所慕人之所慕物欲之誘而舜之所慕則天性之不可解者其於斯世無一毫存於胃中終身乎父母而已曰慕則無須更而不在乎此至誠無息者也此之謂大孝至於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至誠之能動也孟子反復發明之可謂至矣夫仲弓問仁孔子對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而易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舜亦有怨與憂乎噫明乎此而後知聖人之心天之所為者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指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于子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
 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偽焉

舜不告而娶與常人異前篇蓋論之詳矣若完廩
 浚井則事之所無也故程子曰論其理則堯在上
 而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二

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故孟子未
 暇正其事之有無獨荅其大意以明舜之心謂舜
 非不知象之將殺己也然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程
 子曰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
 叔用心一也蓋象憂喜舜亦憂喜是其心與之為一
 親之愛之未嘗間也夫象之所為憂者疾舜故謀
 以害之也而舜亦憂者憂乎己何以使象之至此
 也象之喜者有時而彼以喜來則舜固不逆其詐
 亦從而為之喜也其憂也純乎憂其喜也純乎喜
 親之愛之而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也天理人
 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

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故周公不知管叔之將叛是大舜此心也萬章猶未之識意以為憂或可也喜其偽乎孟子於是引子產之事子產雖未足以進乎聖賢之事業然其不以詐待校人之心則君子之心也故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夫可欺以其方者以其忠信待人也難罔以非其道者以其理義素明也夫子產猶能以忠信待校人況於聖人人倫之至其於兄弟之間有一毫未盡者乎彼以愛兄之道來來則我誠信而喜之豈有偽也此當深味而默識之要不可以言語盡也嗟乎舜處夫頑父嚚

母傲弟之間而烝烝又不格姦終至於化成天下惟其純乎是心者而純乎純乎是心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蓋此心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吾為天子而可使弟為匹夫乎故封之於有庠然象之不道也詎可以君國子民乎故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而不得以暴彼民也而其親愛之至又欲常常而見之故使不拘夫朝貢之時源源而來若天子以政事接于有庠之君然夫其所以處之曲折詳備如此此仁之至

義之盡親親之心而大公之體也雖然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不宿怨在他人則如之何其不藏怒不宿怨之心則同也然則他人則有可踈絕之道而在弟則惟當親愛之而已耳此其異也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為國討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於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

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堯老而命舜攝天下之事是則堯猶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獨見孟子之書也嗟乎聖人奉若天命其所處

皆義理之精微而後世以私意求之幾何而不為齊東野人之論哉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於此非特可辯瞽瞍不為臣之事蓋可以得讀詩之法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北山之篇曰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者之所作也以為普天之下皆王土也率土之濱皆王臣也何獨使己勞於外而獨不得養父母乎而咸丘蒙遽引以證天下無非臣則瞽瞍亦當為臣何其失詩人之旨也故孟子遂為言說詩之法文者錯綜其語以成辭者也以文害辭謂泥於文而失其立辭之本也以辭害意謂執其辭而迷其本意

之所在也故必貴於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者謂以其意之見於辭者而逆夫其志之存於中者如此則其大指可得也如雲漢之詩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者蓋宣王憂民之切以為早既太甚若猶未已則周餘黎民將無有子遺矣若以辭害意則謂周果無遺民可乎孟子既辯咸丘蒙說詩之非於是言舜所以事瞽瞍者以告之夫孝子之心莫不以尊親為至也而尊親之至有過於天下養者乎是所謂尊之至此舜之孝思所以為天下萬世之則也然則天子固為天下尊矣而天子之父又天子之所當尊此太極之所以為一古今之通義

也然則謂瞽瞍之爲臣不亦悖於理之甚乎雖然
語所謂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則亦
固有說矣以舜之事論之父之詔子蓋常理也今
以瞽瞍之頑舜盡子道至於至誠感神而瞽亦允
若焉是感格之端乃在於舜所以變化瞽瞍之氣
質者舜也斯謂之父不得而子則可矣古之人君
蓋有受教於其臣以成其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
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
知盡事父之道而已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而
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
故云爾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
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
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子而之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為哉善乎孟子發明之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夫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

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故謂之天與之也以行與事示之者以其所行與當時之事觀之則可見天之所與矣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乃其行與事之可見者也蓋祭而備順是百神所享也至於烈風雷雨而弗迷又可見其享之之實也神人一理神之所享民之所安者也天與之即人與之矣然則堯何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服堯之喪堯喪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不敢以己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

謳歌者皆相率而歸之不容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其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故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夫所謂天者至公無私之體也天之視聽何自而見民之視聽是也朝覲訟獄謳歌之所歸是天命之所歸也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
 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
 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非惟以私意觀禹亦以
 私意觀堯舜者也蓋堯之與賢非固舍其子必欲
 與賢以示公也以是存心則是私意而已豈所以
 為公哉而禹之與子也亦豈必欲與其子者哉孟
 子之言著明矣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天與賢則賢者立焉天與子則子立焉然則天與
 聖人果且有二乎哉此所謂天下之大公若加毫
 末於此皆私意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
 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
 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
 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
 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
 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
 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莫之為而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發明天人之際深矣
 莫之為言無有為之者而其為則天也莫之致言

無有致之者而其至則命也言天而又言命天言其統體而命言其命乎人者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而舜禹之為相歷年多施澤之久故天下歸之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益相禹未久故天下歸啓此豈有為之者乎豈有致之者乎而其為也其至也則可以曰天與命也聖人樂天而知命故無違也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為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亦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為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於天以過其

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然而其為是事則有是應謂之命則可也孟子因論堯舜禹禪繼之事而遂及於匹夫有天下與繼世有天下之理而論伊周孔子之事所以極乎天命之微也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仲尼之不有天下則以無薦之於天者也此天也繼世以有天下者必其惡如桀紂而後為天所廢不然則其繼世固宜故益伊尹周公雖德盛而不有天下也太甲雖不敬於始伊尹放之於桐使之改行及其克終則奉而歸之皆順天命也以此可見繼世之君非若桀紂則不為天所廢也周公之不有天下亦若

是矣此皆言天理之常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而司馬君實蘇子由各以其私意立論愚不得而不辨也司馬氏之論曰禹子果賢而禹薦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為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之人而謂之聖賢哉此未知禹不得授之於益益不得受之於禹也禹以益之賢使宅百揆而薦之於天耳禹崩益以冢宰率天下行三年喪喪終則避位焉禹之子啓賢而天下歸之

固其所也禹也益也啓也皆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蘇氏之論曰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堯舜之子不順將使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而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命於禹禹遜之而天下不從而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為之而謂益為之哉此尤不思之甚者也舜禹豈有富天下之意乎哉終其事而避其位若天下歸吾君之子固其所也而天下歸之自不舍耳舜禹若逆計其利害而遽自立則是何心哉益為禹所薦故終其冢宰之事三年喪畢避啓箕山天下歸啓益固得其所也而以私意得失輕重聖賢

何其不之思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所謂樂堯舜之道者果何如哉伊尹之在莘野飢食而渴飲朝作而夕息何以異於田夫野人乎惟其行著習察順命樂天而無一毫損益於其間此

即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而伊尹之所樂有在乎是也既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又祿之以天下弗顧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蓋其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之心即一介不以取與之心也既曰義而又曰道兼體用而明之也其不即應湯之命者以其未可也其幡然而改者以其可也非前日之不是而今日改之是也蓋湯三往聘之則其志篤矣於是始起而從之也若於其未可而遽起與於其可而不幡然則皆有害於堯舜之道非其所樂者矣故於其未可則曰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及其可則曰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

民為堯舜之民豈若於予身親見之此其從容於出處之際者然也謂非予覺之而誰者非不讓也理固若是也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仁者與億兆同體無不愛也前日處畎畝之中斯民之困窮有所不得而與一旦以身許成湯則當以天下之重自任此乃堯舜之道而天之理也即其飢食而渴飲朝作而夕息者也伊川先生曰予天民之先覺者譬之皆寐天下未覺以我先覺振動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亦無增加適同而已蓋天之生民均具此理惟聖賢先得其所同然者是在天生此民中

為先覺之民也衆人方且蔽而莫之知故有待於
 聖賢之覺其所以可得而覺者以其本有故耳既
 言知而又言覺者知言知有此事覺言有所省覺
 固有淺深也雖然聖賢所以覺天下者則有其道
 矣非惟教化之行涵濡浹洽有以使之然而其感
 通之妙民由乎其中固有不言而喻未施而敬者
 或謂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賢固不能
 使天下之皆覺也然而天下有可覺之道聖賢有
 覺之之理其覺也雖存乎人而聖賢使之由於斯
 道雖曰未之或知固在吾覺之之中矣伊尹之所
 以出而就湯者蓋如此孰謂以割烹要乎枉己以

正人無是理也已既先枉而將何以正人乎枉已
 正人且不可而謂屈己而可以正天下有是理乎
 割烹之論殆出於春秋戰國之際枉己求合者之
 所為故不得不明辨也聖人之行不同或遠以避
 之或近而就之或辭祿而去或委身而不去雖曰
 不同而歸於潔其身則同蓋循天理之常未嘗少
 枉以失其身也若後世不知天理之所存而務為
 小廉一節而求以自潔是則私意之為非聖賢歸
 潔其身之道也謂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言伊尹行
 堯舜之道而湯往致之耳非伊尹有要湯之心也
 若行道於此而要君之聘於彼則豈所謂道者哉

未引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以見伊尹所以出而佐湯伐夏救民之實也言天誅造攻於牧宮者蓋桀為不道是自造攻也造攻者桀也誅之者天也而伊尹則相湯始於亳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何有哉奉天命以討有罪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衆人不知有命故於其無益於求者強求而不止若賢者則安於命矣知命之不可求也故安之若夫孔子所謂有命者則義命合一者也故孟子發明之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聖人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然則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者何其不知聖人之甚哉於衛主顏讎由與夫微服而過宋之時主司

城貞子二子蓋亦兩國之賢者敬慕夫子而為之主非夫子之求之也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也苟能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觀近臣則遠近交見而無蔽於耳目之私矣孟子因論孔子而及於此實觀人之要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戰國之際好為此論以汙賢者此非特疾賢惡善之意蓋其所為類此而欲借賢者以自班耳故孟子反復詳辨以救其流也百里奚雖霸者之佐然不可不謂之智者也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知虞亡不可救而去之知秦繆公可與有行而相之

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以是數者觀之非智不能也而肯自鬻以成其君乎成之爲言求成之成定交之謂也自鬻之事雖鄉里知自好者不爲也使奚爲之則其人可見矣豈復能爲前數者哉雖然百里奚不諫虞公而去之可得謂之忠乎傳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蓋百里奚不得用於虞在不必諫之地也故知其不可諫而不諫亦不忍坐待其亡以爲仇讎之民故引而去之此所以爲智也不然百里奚在當諫之地而不諫則是不忠之臣也而何以爲智乎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油油然不忍去也

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凡色之過乎目聲
之接乎耳固不得而遁也而所以視所以聽則在
我也於惡色惡聲視聽不加焉則其立心高而守
已固矣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雖事汙君而不羞居小官而不辭然其進

也未嘗隱賢焉未嘗不以其道焉此所以爲柳下
惠也不然則是枉己苟仕而已矣雖然以三子而
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於伯夷之風則以爲聞之
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於柳下惠之風則以爲聞
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獨不言伊尹之風所被者
廣也亦猶論流弊於二子有隘與不恭之言而不
及伊尹也然以伊尹比孔子則猶有任之意不化
也若孔子則天也其去齊接浙而行去魯則曰遲
遲吾行也蓋其速也其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
比公孫丑章所云易一則字耳而尤見從容不迫

與時偕行之意所謂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者言其精極於是三者也三子者雖或清或任或和之不同然所以極其至則一也故皆以聖言之若夫孔子聖之時則其可以一道名之哉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而其曰聖則舉其成名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所謂集大成者言集乎道之大成也金聲而玉振之者樂之始作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言孔子之道始終純一而無不盡者也因論孔子而遂推言學聖人始終之義使學者有所馴而進焉始條理即易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即易所謂知終終之此未及乎聖智也學者從事於此固所以為聖智之道也故曰智之事聖之事條理云者言有序而不紊也夫所謂終條理者即終其始條理者也此非先致其知而後為其終也致知力行蓋互相發然知常在前故有始終之異也於是射之巧力為譬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於百步者由夫力也

力可勉也而其中鵠則非力之可為由夫巧也智
 譬則巧者言其妙於中也聖譬則力者言其能至
 也若三子者其用力可謂至極矣故於其清任和
 者皆以聖名之以言其於是三者臻其極也然方
 之孔子終有所未及者非其力之不至也於聖人
 大而化之者猶有所憾蓋其智於是三者之外未
 能盡中也孔子則知聖俱極者也論學則知聖有
 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知之極者也惟孔子
 為盡之故三子不能班也若顏子之在聖門蓋知
 聖幾矣其至與中在毫釐之間者歟學者當以孔
 子為標的而致知力行以終吾身而後可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
 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
 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
 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
 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

四百三十八
南軒孟子說卷五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
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
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

先王制法其高下輕重皆天理之大公而非私意
之得為故其廣大均平足以一天下之心後王以
私意加於其間其綱先紊故上下交征於利而法
之所由壞也戰國之時天王之名號僅存而其法

廢也久矣諸侯僭越常度惡其害已併與其籍而
去之雖曰諸侯之罪而周之失政亦已久矣故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
其政息豈不然哉孟子荅北宮錡之問蓋出於師
友之所傳故家遺俗之所聞者雖曰其略而大綱
可得而推矣故自天子至於子男凡五等自國君
至於下士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自天子地方千
里公侯方百里而下此班祿之制也所謂方千里
者先儒以為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
是也蓋方千里則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
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諸侯之國夫

如是而後可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而卿大夫
 元士之采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
 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澤之相間而
 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
 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諸
 侯之國自卿至於下士受祿各有差下士代耕之
 祿與庶人在官者同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類
 是也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而田有肥瘠故耕者所
 獲有上中下不同而庶人在官者於其中又有差
 焉其輕重多寡皆天理之安人情之宜等差之平而

用度之稱者也使明王出舉而行之則戰國諸侯
 侵暴王略據有其地者豈不在所削乎卿大夫務
 富私室占田無制者豈不在所奪乎宜乎當時惡
 其害已而去其籍也今去古既遠賴有孟子之說
 存學者以是而折衷他說庶乎其有據也周禮所
 載往往與此不同如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
 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
 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
 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蓋不知分田建國之意
 遷就而為此說耳要當以孟子為正夫在孟子之

時已云去其籍矣又更秦絕滅之餘周官之書存者無幾矣今之所傳先儒以為雜出漢儒一時之傳會是不可不改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

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同為大倫天所敘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後世雖一介之士朋友之道固闕矣而況於等而上之者哉蓋不知德之可貴不知成身之為重此友道之所為闕也使其知德之為貴成身之為重則其所以

求友者惟恐其不獲也況敢有挾乎哉孟獻子百乘之家而能取友者也獻子與此五人友者不敢有其百乘之富也故曰無獻子之家者而言降意忘勢若無其家焉此五人者其視獻子之貴勢亦無動乎其中也使此五人而有獻子之家則獻子亦不與之友矣橫渠張子曰獻子忘其勢者也五人者忘人之勢者也雖然惟獻子之自忘其勢也故五人者從之不然獻子先以勢自居則賢者方將望望然去之其亦可得而友邪若費惠公則小國之君而能友者也於子思則師之於顏般則友之王順長息則以為事我者然則四人者其相去

可知矣夫使人君至於不敢臣之而又不取友之則其道德之積於躬必有感孚於言意之表者矣若晉平公則大國之君而能取友者也亥唐云入則入云坐則坐云食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敢不飽蓋尊敬之而不敢不飽也則平公忘其勢與亥唐忘人之勢亦可見矣雖然人君之尊賢當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是則公天下之道而極尊賢之義也曰位曰職曰祿皆以天言者非人君之所得私天之所為也平公雖能忘勢以事亥唐然不能與之共治故以為士之尊賢而非王公之尊賢若堯之於舜則所謂極尊賢之義者也以天子

而友匹夫女以二女館於貳室迭為賓主蓋將薦之於天此為天下得人者也論友而至於此其人倫之至者歟貴貴尊賢其義一者言莫非天之理也在下而敬上所以盡貴貴之義居上而敬下所以極尊賢之宜夫然故上下交而泰治亨矣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

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讀孟子此章所以答萬章者反覆曲折可謂義之精矣問交際何心則曰恭蓋交際之道主乎恭也問卻之何以為不恭則以謂尊者有賜若念其取之義與不義而後受則非所以敬事乎其尊者也吾知不虛其賜我之意而巳豈暇問其所自哉若夫萬章之說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則是乃不恭之心而辭何為乎然而其受也必交以道而接以禮使交之不以道而接之不以禮則固有所不

受矣於齊餽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亦尊者之賜也然未有辭則是貨我而已其交也固非道其接也固非禮此所為不受也蓋亦非為其取之不義之故初亦無害乎交際之恭也萬章於此有疑焉謂有人於此禦人以兵而得貨然交以道餽以禮則君子固亦受與孟子謂禦人而奪貨者此所謂大慙有國者之所必禁不待教令而誅者三代之法同不必設辭而可知者居今之世其法為甚著奈何而可受其餽乎萬章謂既以為不可則今之諸侯以非道取民與此何異而君子以善其禮際而受之可乎孟子謂事固有輕重若以為有王者作

將不待教而盡誅今之諸侯乎抑亦教而不改而後誅之也以理論之則必待教而不改然後誅之明矣然則其可與不待教而誅者同日而語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為盜者蓋充夫非其有而取之之類以極義之所在而比之為盜則可若便以為與禦人奪貨之盜同罪則豈可哉大抵聖賢因汗隆而起變化辭受取與皆天下正理過與不及為失其正理則均也魯之習俗必獵較而後以祭孔子仕於魯亦不違也而況於受其賜乎萬章聞是言則又疑孔子之仕所事者道而何獵較為也孟子以為孔子於宗廟之祭先簿正其祭器立之彝

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蓋四方之食非簿正之常典故也然於獵較而供祭之事猶有所未廢蓋由簿正之事而正之其施設則有次第矣而萬章以為既不能遂盡正之則曷為不遂去孟子謂為之非也為之非者正本開端而為可繼者也聖人之為如天地之化不疾不徐雖曰為之非而化育之大體已具矣在他人緩則失時速則反害蓋非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以無序而不和也非足以行而不行者蓋以其非固可繼此以行而有所不得行焉則命也夫然後去之故亦未嘗有三年之淹焉其先後遲速皆天理也此所謂聖之時者歟

於是遂論孔子之仕有三焉行可之仕謂其非可
以行者也際可之仕謂遇聖人以禮者也公養之
仕謂養聖人以道者也遇以禮而養以道者聖人
亦豈得而絕之乎讀是章者涵泳而精思之亦可
以窺聖賢之用而知辭受取與之方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章言為貧而仕之義夫仕者豈為貧乎哉蓋將

以行道也而亦有為貧而仕者焉是猶娶妻本為
繼嗣非為養也而亦有為養而娶者焉然則為貧
而仕與為養而娶是亦皆義也雖然既曰為貧矣
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於卑與貧者可也若處其
尊與富則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
富則當任其責此豈為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故
抱關擊柝亦以為宜者本為貧故也孔子嘗為委
吏與嘗為乘田矣聖人篤誠雖居下位必敬其事
曰會計當而已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其職
在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言責不加焉言高則
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止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

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然則高位厚祿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假爲貧之名安享寵利而已曾不以爲愧此可勝罪哉必不得已爲貧而仕其思抱關擊柝之爲宜則可矣嗟夫觀夫子爲委吏而曰會計當而已矣爲乘田而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則夫子得政於天下其所當爲者如何哉事有小大而心則一也亦曰止其所而已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為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孟子以為非禮以其無是理故也然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異者蓋居其國則為其民君以其飢餓而餽焉受斯可也若欲以自託而虛享其祿賜則於義何居乎名不正則失其序而不和故孔子論之至於禮樂不興而民無所措手足君子之於禮樂不斯須去身者其動未嘗不當名正而言順故也曰不敢者以其無常職而受賜陷於不恭故不敢也雖然

此士之所以自處者當然也在國君之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故舉子思之事以告之夫子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而受之之義也至於餽之之久而僕僕然亟拜則是徒為餽而已徒為餽則與養犬馬之道何異烏有君子而受其犬馬之畜者乎及其久也則再拜稽首而不受蓋繆公雖有悅賢之名不能舉而用又不能以禮養之也賢者其肯處乎以禮養者繼粟繼肉是也蓋不敢以是而數塵之故使繼之而已雖然此及乎養之之禮而未及乎舉之之道也若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而養道之盡也事之以九男女之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而養之於畎畝之中惟恐不得當其意一旦舉而加諸上位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每以堯舜之事為言者語道者必稽諸聖人所以示萬世之準的蓋聖人人倫之至故也嗟乎為士者於辭受之際可不思夫名正而言順者乎為君者之待士又何可不深思所以養之之道乎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告之以庶人之常分既不傳質為臣則其不敢見宜也萬章謂既自比於庶人庶人固有召之役而往役矣豈有君欲見而不往見者哉孟子謂召之役者是以庶人待之耳以貴役賤理之常也故往役為義若君欲見之

則欲見之之意果何為乎為其多聞與賢也為其多聞則將資之以成德天子且不召師而況下此者乎為其賢則當尊之而不可慢蓋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彼則當隆事師之禮也故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有往役之義而無往見之義也繆公以千乘之君而欲以友士宜亦可取也而子思不悅蓋曰友之則猶為有所挾而驕吝之心未盡降也子思豈尊已而自大乎以為爾之望於我者欲以成身也一毫未盡則是私意所橫烏能以從善乎故以位言則貴賤之勢殊在我者固不敢言友也以德言則道義之為重在彼者亦豈得而言

友哉蓋君臣之相與獨有貴貴尊賢二者而已貴
 貴分也尊賢德也分立而德尊天之理也夫君欲
 與之友而不可得古之人無一毫屑就之心如此
 虞人不敢應景公之招者為其所以招之者非其
 物恪守常分而不敢踰是以夫子取之夫可召而
 至可得而爵祿者此固不賢者之所常也而以此
 招賢者是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者其肯就乎
 曰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謂非見賢之道故爾義
 之所以謂之路者以其宜之可推也禮之所以謂
 之門者以其節之不可越也二者人性之所有譬
 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曲可以出入也而君子

獨能之者何哉衆人迷於物欲而君子存其良心
 故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
 人之意以為大道坦然君子則能由之而小人亦
 將視以從也萬章又以孔子不俟駕之說為疑孟
 子謂孔子仕於朝君以其官而召之是以不俟駕
 也立其朝而任其事則有常守固與在草野異矣
 不俟駕之義微孟子孰能明之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
 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善士雖有小大之不同皆志於善道者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非惟取友固然而其合志同方自相求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友者愈廣矣故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而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也至於天下之善士則其立心高其執德固必不肯安於卑近而小成也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焉其求道之心蓋無窮也自友一鄉之善士至於尚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夫世有先後理無古今古人遠矣而言行見於詩書頌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何益乎頌詩讀書必將尚論其世而後古人之心可得而明也尹氏曰尚論其世謂論其所遇之時蓋古人所遇之時不同故其行事有異而其道則一而已必攷其時以究其用而後其心可得而明如堯舜禪讓而湯武征伐禹稷過門不入而顏子居於陋巷又豈可不尚論其世乎尚友之道至此而後為盡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謂聞異姓之卿曰去者必限有文辭之而不
 變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
 論也貴戚之卿諫君之大過反覆而不聽則有易
 曰位之義蓋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
 替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
 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所謂以
 正對也宣王聞斯言而懼是以勃然變乎色則其
 所以警之者亦切矣若夫異姓之卿見君有過則
 當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可以去或曰孟子易位之
 論不亦過矣乎蓋對宣王之言不如是無以深警
 其心矣山陰子曰尚論其世聽論其政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語子語卷五

致辭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